

祝勇 主编

时间风尘仆仆，既剥离出血肉，又顺手牵走风景。对我们来说，  
逝去的总是那样令人怀恋，而这种暗色的影像在回忆的雾霾中便愈显  
北京已经“绝版”的天桥就是这样的东西。

# 绝版天桥

李景汉◎主编 汤静◎编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 瑞 吴玉龙  
责任印制：冯冬青  
装帧设计：守望者设计工作室  
郝 旭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版天桥 / 李景汉主编 汤静编著. —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5.1

(行走与停留 / 祝勇主编)

ISBN 7-5032-2543-2

I. 绝... II. ①李... ②汤...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8290 号

---

书 名：绝版天桥

---

主 编：李景汉

编 著：汤 静

出版发行：中国旅游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甲 9 号 邮编 100005)

<http://www.cttp.net.cn>

E-mail: [cttp@cnta.gov.cn](mailto:cttp@cnta.gov.cn)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精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1/16 开

印 张：11

印 数：8070 册

字 数：120 千字

定 价：2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策划：张润生  
责任编辑：高 瑞 吴玉龙  
责任印制：冯冬青

策 划：祝勇工作室  
装帧设计：守望者设计工作室  
郝 旭



行走与停留丛书

祝勇 主编





# 绝版天桥

李景汉◎主编 汤静◎编著

中国旅游出版社

www.china.cn



# 序

丁文父

我喜欢 café au lait 的颜色。焦黄的咖啡中加入浓郁的奶乳，把一切都带到了过去。前年，李玉祥君光临青浦流寓，我交给他尘封多年的旧稿就是这种令人怀旧而伤感的色调。

二十多年前，我自愿担做李景汉先生的助手，在课余时间帮先生整理旧作。先生对我仿若家人，不仅资助我的学业，而且辅导、教育，如导师一般。一日，先生步履蹒跚地从卧室走出，交给我一本厚厚的相册。我翻开相册，黑色的相夹，金色的相角，正方形的照片。黑白照片十分陈旧，然而透过那泛黄的颜色，仍能清楚地辨认出，照片拍摄的正是上个世纪初期旧京天桥的民俗百态。我极为惊讶照片中过去的情景，但先生却淡淡地对我说，拿去翻拍一套然后慢慢看吧。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去了王府井中国照相馆，请他们在底片失存并

且照片老化的情况下竭尽全力翻拍好这套珍贵的照片。照相馆的师傅没有令我们失望。先生和我看到最后冲洗出来的照片竟然与原版照片一样清晰，都感到非常高兴。随后，我将此事分别告诉了正在帮助新凤霞写回忆录的吴祖光和正在拍摄电影《骆驼祥子》的凌子风。他们都急切地想看到这套照片并且鼓励我做一些研究工作，以备日后出版。受到鼓励，我的兴趣顿增，从此便认真地做起研究的准备工作。先生帮助我制定了研究计划和写作提纲，而我也开始在首都图书馆等处收集资料，并且拜访那些对天桥的过去十分熟识的人们。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中期。我非常坦白地承认，当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时候，我又失去了写作的兴趣，遂请两位执笔代我按照既定的提纲和资料开始了《天桥》一书的写作。书稿完成之后，由於出版困难，便搁置起来，而这一放就是将近二十年。

李玉祥君是我十分尊敬的摄影人。他兴致勃勃地翻看这些记录陈旧年代的陈旧照片，表示一定帮我将此书出版。不久以后，李君向我推荐了祝勇。在我的认可下，祝君开始安排编辑和出版事宜。然而，我们遇到了署名的问题。我主张在主编之下署李景汉先生的名字，而祝君让我出示证明。茫茫沧海，先生英灵，我何以讨得一纸证明？！尽管祝君与我都试图寻找先生家人，然人事变迁，城区扰乱，我们又何处寻得旧居踪迹？！作罢矣。

今年秋，我在京城四处寻购合适的院落，以备来年结束青浦流寓的生活，返回故里居住。一日黄昏，万德成商号的井儿如约带我看房。开门为一长者，他引领我们进入院中。这个院落虽非典型的四合院，但正房五间，坐坎朝离，倒也显得极为轩昂。浏览一周后，我从正房踏踏逐阶退下，转身向长者欲致谢意。然而，透过院落中暮霭和枫叶之间黄色的晚霞，我忽然有了一种依稀熟悉的感觉。我问长者：“请问您尊姓？”长者答曰：“姓

李。”我又急切地询问：“恕我冒昧，您父亲是否人大教授？”答曰：“正是”。一切猜疑都涣然冰释，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正是李景汉先生的后人。此情此景在暮霭和晚霞的飘动中使我回忆起岂止一日的师恩，我慢慢地背向长者，感情难以自禁。

熟悉中国社会学的人都知道，李景汉先生是中国社会学的先驱之一，也是执科学的调查法研究中国社会的领袖人物。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任教於清华大学，三十年代与晏阳初先生共同主持著名的定县社会调查。虽然先生在燕京大学附近从事的挂甲屯社会调查从二十年代一直坚持到五十年代，就我所知，仍有许多计划之中的调查研究在红色的年代夭折了，天桥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夭折的不只是学术研究，连研究的对象也“夭折”了。未及从社会学抑或历史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对北京著名的天桥社区进行研究，天桥就消逝了。在建设者蹂躏北京这座美丽的古城时，它消逝的是如此坚决，以致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的遗迹。大清国走了，北平走了，天桥也走了。我们这些还没有走的人，只好翻动先生为我们留下的相册，想象着天桥的容貌，演义着天桥的历史。

感谢李先生后人，署名问题终获解决，使此书得以出版。







# 目录

起说 \ 001

第一章 别样一个江湖——天桥“八大怪”之奇闻逸事 \ 005

庚子时期的天桥“八大怪” \ 008

辛亥革命前后的天桥“八大怪” \ 018

民国时期的天桥“八大怪” \ 028

第二章 “多少游人不忆家”——天桥技艺场之登堂入室 \ 045

天桥的戏园 \ 049

天桥的曲艺场 \ 059

天桥的武术、杂技场 \ 060

天桥的杂耍场 \ 090

天桥的其他娱乐场 \ 102



第三章 “鸡犬之声相闻”——天桥社会之平视 \ 109

天桥的吃食摊 \ 112

天桥的旧货摊及各色小摊棚 \ 128

天桥“夜店”：天桥艺人的住处 \ 137

天桥社会的最底层：旧天桥的妓女和乞丐 \ 140

第四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天桥与名人 \ 149

第五章 “去年今日此门中”——天桥地理位置之历史变迁 \ 159





## 起说



时间风尘仆仆，既剥离出血肉，又顺手牵走风景。对我们来说，一些逝去的東西总是那样令人怀恋，而这种暗色的影像在回忆的雾霭中便愈显显著了。

北京已经“绝版”的天桥就是这样的东西之一。天桥之所以有名，很在于它是京都的天桥。在长久以来中国人的“想象”中，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京都”正是中国的中心。这样理所当然地，京都（北京）便成了世界的中心。

这种自我的想象，也曾在公元7世纪中叶的盛唐，13世纪初的悍元和14世纪末、15世纪初的明代成为一种“确信”；并且这样的确信，不断地被“成吉思汗西征”、“郑和下西洋”、“马可·波罗游历”等等之类“伟大的讲述”确立、巩固与美好地修饰着。

富丽堂皇的京都无疑也为这种“确信”加上了一道美丽的光环。《马可·波罗游记》中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元大都的：“在城里的大道两旁有各式各样的商店和铺子。全城房屋所占的土地也都是四方形的，并且彼此在一条直线上，每块地都有充分的空间来建造美丽的住宅、庭院和花园。……整个设计的精巧与美丽，非语言所能形容。”2003年据称是北京建都850周年（1153年建成的金中都）、建城3040周年（侯仁之《北京建城记》：“北京建城之始，其名曰蓟。”），彼时四处充斥可见关于北京的表述：“驰名中外的都市”、“源远流长的历史”、“历代帝王建都之地”、“东方文化的宝库”……



于是京都成为一个“光源”，不光在地域上具有了强大的向心力，并且这种力量在整个民族几千年的注视下、纷乱的言语中、不断垒高的祭坛上不断得到强化，北京越来越成为一种想象，甚或一种心理上的“压迫”；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如果说有哪一个城市，由于深厚的历史原因，本身即拥有一种精神品质，能施加无形然而重大的影响于居民、一度居住以至于过往的人们的，这就是北京……”（赵园《北京：城与人》）并且这种想象与确信似乎将因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一种全世界的瞩目）而达到高潮。

然而，这是宏大讲述染给我们的“病”，真实的北京作为一个庞大而纷繁复杂的社会群落聚集地，毋庸置疑有着它自身令人目眩的层次：它不只是每个角落都折射着宫殿辉煌而刺眼的金色光芒，守卫森严如同一双眼死死盯着你的“官者的北京”，也不只是鲜衣良马、招摇过市、赏花苑囿的“富者的北京”；只有当我们有心嗅着生活的本真却有些残酷的味道，将目光投向众声喧嚣的闹市、门窗倾颓的棚户，甚或路有饿乞的街道时，我们才会发现原来这也是一个“平民（或是穷人）的北京”。

北京的天桥，曾经是“平民世界”的一角，也是“平民的北京”的缩影。在这里，生存成为活着的惟一理由或目的，只能出卖一点点脑袋的灵光、劳力以及身体的技艺，至于尊严早已经变卖或者抵押成他样的东西。北京的天桥之独特则在于卖艺的“江湖艺人”，这些当初经常处于饥饿、寒冷的状态之中（决不是现代的行为艺术），并将生命抛洒于天桥闹市，而我们今天所谓的“民间艺术家”，却惊人地继承了大量我们这个民族独有的民间传统技艺，乃至民间传统文化。当皇帝们、霸王们以“焚书坑儒”、“火烧阿房宫”、“文字狱”之类闹剧般的行为讲述自己的“伟业”，宣泄着他们的疯狂，却极大削弱了历史的厚度之时，这些野草一般的“江湖艺人”却令人难以置信地成为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根须或是吸盘。



天桥原本就是一座桥，一座南北向的汉白玉桥，横跨在龙须沟上，因为皇帝到天坛祭天必须经过这座桥，所以得名“天桥”，后来“天桥”又泛指这一片地区。北京的天桥已经有700多年的岁月了，在元、明两代和清初，天桥一带还是一片水乡泽国。那里亭台楼榭、荷花画舫、绿柳红莲、燕舞莺鸣，这样的风景在粗犷的北方显得格外别致。然而慢慢地，从明代开始，天桥一带的游人逐渐增多，向游人兜售商品的小贩也向这里汇集。到了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在天坛的西坛根和北坛根，先农坛的东坛根和北坛根，汇集了一大批流动摊贩，每天从早到晚，摆摊兜售小百货和各式食品，而官府不对小贩征收捐税，使得这里的商业更加繁荣，一些酒楼、茶馆也纷纷在天桥建成开业，在天桥西边还形成了一个规模很大的鸟市，还有相邻的金鱼池，既是买卖金鱼的地方，更是一处佳景。到了清末民初，又有了车站会馆、货栈客店、茶楼戏园，更加热闹非凡。

自然地，这里渐渐地集中了一大批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来天桥“画锅”、“撂地儿”，卖艺谋生。他们所表演的这些民间技艺，均独树一帜，极富特色，尤其渗透着艺人们对于底层尤其是平民生活的真切感受，极引人注目，以至于其中的佼佼者被冠以天桥“八大怪”之名。他们所代表的各种地域文化，在天桥这个地方碰撞、融合、交流、变形、衍生……并最终“涅槃”，诞生了好些新的表现形式，如各式新的曲种等，天桥这个地方也随之闻名遐迩。据一些经历过那个时代天桥的老人说，天桥常常是颇有些脏乱的，但却煞是热闹，小戏园子、大戏棚、露天书场，什样杂耍、摔跤的、变戏法的，算命看相的、卖野药的、治牙看眼的，估衣摊、小吃摊、旧货摊……一个接一个，每天一大早就开始人挤人，风雨不透，说话都得大声喊；叫卖声、锣鼓声、吆喝声、讨价还价声震耳欲聋……

书中所附照片均是20世纪30年代天桥的实景照片，共计200余幅，记载了天桥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样杂耍和百样吃食。凭借这些图



片，逝去的历史时空悠然漂浮于我们面前，仿佛触手可及。通过本书我们试图顺着那个时代的蛛丝马迹（历史图片、文献、艺术作品、经历者的叙述等）最真实地接近那个时代，还原它的大体风貌，嗅闻它的气息、描摹它的轮廓以及感受它的风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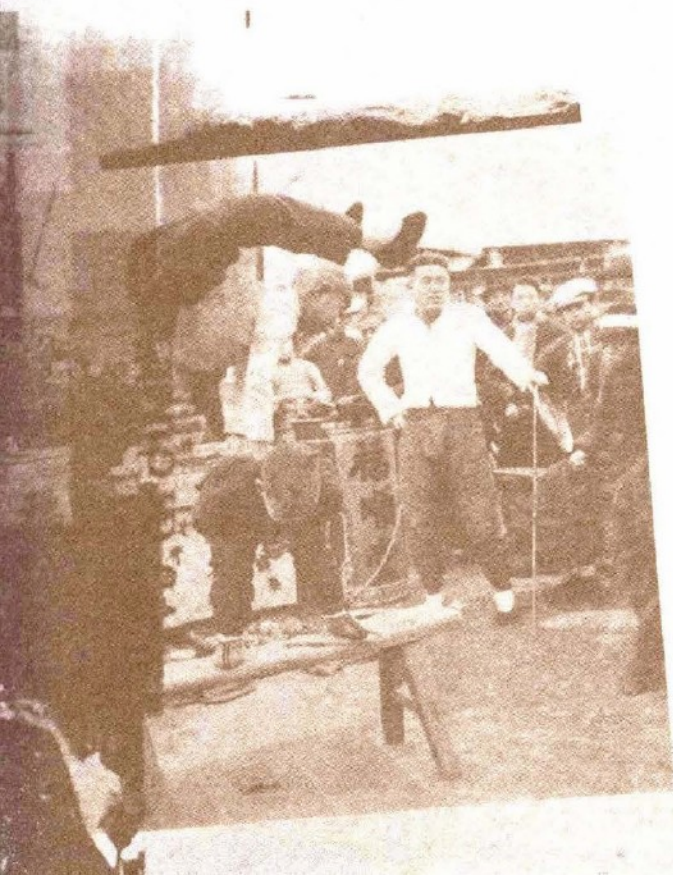


天桥的新奇，在于怪人怪事极多，其中五方杂处、藏龙卧虎，尤以民间艺人中的怪人为最，他们共有名，人称天桥“八大怪”，是当时民间艺人中的佼佼者。虽然事过境迁、人心所向，不同时期的“八大怪”说法不一，但他们每个都身怀绝技，且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故事，广泛流传于民间。

天桥“八大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卓杰人

## 别样一个江湖 | 第一章

### ——天桥“八大怪”之奇闻逸事







忍為高

本坂

五洲印

忍為高